

70件李可染写生及创作精品，一次看个够

“我常说，人离开了大自然(包括社会)，离开了传统，就不可能创造任何东西。希望大家认真读这两本书——大自然和传统。这是任何人永远也读不完的两本书。”

——李可染

本报讯 通讯员 赵雨桐 申佳玉 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央美术学院、中国国家画院、李可染艺术基金会、北京画院主办的展览“雨亦奇——李可染写生七十周年纪念展”于近日在北京画院美术馆面向公众开放。此次展览作为“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大家系列展”的第六十二个展览项目，以李可染写生与创作之间的转换为研究对象，展出其早年山水创作、写生洞见、“李家山水”代表作等，探究其从“师古人”、“师造化”到“以我为主、对话自然”的艺术历程。

20世纪50年代或许是李可染艺术生涯最为重要的十年，这十年既是李可染从齐白石、黄宾虹引领的传统学习中转向师法造化的过渡，也是其个人山水画的风格图式建立的初始。今年，适逢李可染江南写生70周年，北京画院美术馆着重展出李可染写生及创作精品70件，以此向这位中国画现代转型的重要艺术家致敬。

李可染初入画坛之时，就凭借笔下传统中国山水颇受赞誉，后又走着简练、潇洒、飘逸的文人画路子。作为齐白石的弟子，白石老人曾为李可染作《五蟹图》并题：“昔司马相如文章横行天下，今可染弟之书画可以横行矣。”李可染也很早就接触了西画，16岁考入上海美专，初涉西画，22岁考入杭州艺专研究生部，师从林风眠，专攻素描与油画。

1946年，李可染收到徐悲鸿的邀请，来到北平艺专任职，教授中国画。新中国成立初期，欣欣向荣的社会发展与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向中国画坛提出了展现新山河、新面貌、新成就的时代需求。而此时的中央美术学院已经取消了中国画系，李可染只能凭借着早年西画的基础在绘画系教授水彩课，中国画面临着生存的危机。他不畏艰苦条件，不惧改革艰难，率先提出要深入生活和自然，重新挖掘中国画之源泉。并在1954年外出写生之前，专门请邓散木刻了“可贵者胆”“所要者魂”两方印章，以此表明他对变革中国山水画的决心。

据介绍，此次展览试图再现李可染的写生创作路线，通过展陈设计与艺术作品的巧妙结合，邀请观众来一场浪漫的春日之旅，与李可染先生一起走进北京热闹非凡的颐和园、诗情画意的富春江、拨云见日的天都峰、回忆里的百草园、静谧温柔的重庆山城，以及屹立高耸的欧洲中古建筑，领略山河锦绣，感受艺术家对大自然所怀着的那颗火热、激昂的心。

展览将持续至5月5日。



1950年李可染与

徐悲鸿在中



李可染

德累斯顿著

53.5x44cm 1957
水墨纸本

天地为师 山河为友——纪念李可染写生七十周年

■赵雨桐(北京画院)

李可染于1907年生于江苏的一户平民人家，与近现代许多出生于书香门第的艺术大家不同，在他的童年时期，街头巷尾的乡土文化与地方戏曲构成了他对艺术的最早认知。李可染也很早就展露了艺术天赋，在乡间土地上的信手涂鸦也是他最早的艺术启蒙，而这种画所观、师所见的经历也是李可染后期坚持写生之路的朦胧启发。

上世纪50年代初，中国画面临生存的危机。李可染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率先提出要挖掘中国画之源泉，“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在重入自然中探寻中国画发展的新路。

1954年，李可染与张仃、罗铭决心南下写生。靠着从《新观察》杂志社预支的一百元稿费，随身携带“可贵者胆”、“所要者魂”两枚印章，面对烟雨氤氲的江南春景，在条件艰苦的三个月时间里，李可染

思索着中国画之新法，并于笔尖呈现出另一番天地。回京后，他的写生作品备受赞誉，更坚定了他回归自然、写生山河的信念。

以自然为师营造空间，以山水为友揣摩意境。此后，李可染秉持着回归自然的艺术理念，将写生视为自我艺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他不断出发，足迹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下江南，赏朦胧烟雨；攀高山，画云海险峻；游漓江，绘江水秀峰……在这条写生路上，李可染不仅画景，也画人、画生活，更画时代。

晚年的李可染因身体原因无法外出写生，但是早年写生的经历已融入了他的艺术创作。以天地为师，与山河为友，李可染的艺术自成一派，开创“李家山水”。在这条漫长而艰苦的艺术探索之路上，他以中国人的哲思重绘自然，现代水墨的意

境深远，笔墨磅礴，充满着生机与活力，满怀人文与家国情怀。在他的笔下诞生出一大批美术史上的经典名作，开创山水画新的审美意境。

李可染的山水探索，不但推进了中国画的现代化转型，更开创出屹立世界艺坛的民族风格。他一生都处于中西文化交汇与碰撞的年代，他在学习与创作中吸纳、融合中西文化，借西方艺术元素丰富自身创作形式，但他始终满怀着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热爱，自豪于中国文化的内涵，自信于中国画之精神。他曾写下：“有人谓中国文艺传统已至穷途末路，而我却预见东方文艺复兴曙光，因借东坡赤壁赋末句四字‘东方既白’，书此存证。”在他眼中，中国艺术这颗蒙尘之珠正亟待今人、后人还其璀璨光芒。他晚年的自用印“八风吹不动天边月”正是他所恪守的艺术与人生之箴言。